

除了性，还有什么能打动人心

李敖来大陆风光返台已有时日，在凤凰卫视的说嘴节目也歇了，半天没动静，估计以他一贯做派，不久会有大动作。果然，一来就上猛料，弄了本黄书，而且这老头深得拿破仑之道，要想打动人，形象就必须强烈，美少女与狂老汉，性的故事，这个对比够强烈。

李敖出书，本来应是文化新闻，却成了娱乐事件，不能简单看。人老了，除了写写回忆录，或者弄点人生经验做人哲理之类的忠告，出黄书也是一条路子，何况主角还是17岁少女。这个年龄的少女与任何年龄男人的故事，都值得期待。

但是这一分级，打出每5页必有床戏，看了要偷着买伟哥的幌子，就有了吆喝的嫌疑。

诚然，情色难分，除了两性交欢之情，还有率性之情，深爱之情。好的文学创作，一定离不开爱情做催化剂，青春的气息和稚嫩的悸动，妙龄少女的顾盼，女人的美色和曼妙，性爱，这些当然能够唤起创作激情。即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“纯爷们儿”或号称只写给爷们儿看的书，背后也一定有爱情作动力。

李敖虽是调情大师，毕竟高龄，以70多岁之手，何以能挑动17岁少女芳心？我们没看到这本书，相信李敖春心未艾，书中人物或能被他人赋予淫乱不坏之身，但古稀男人与17岁的少女，到底能黄到哪里去，可以想见。大约相当于老到的妓女叫床，多半是矫情大于真情，喊叫大于快感。



站在美少女中间，李敖能否感受到“虚拟的17岁”？

李敖不缺钱，缺的是热闹。人不出名则罢，一旦出名，就怕被遗忘。人老了，要想弄出点动静不容易。骂政客，已掀不起大浪；走光露点，又比不上陈冠希。最终还是走了出黄书的俗路，究竟是老顽童的一场风流恶作剧，还是人生的悲哀和无奈？古罗马皇帝奥勒留在身后，留下一本《沉思录》，传世千古。当下除了性，还有什么能激起大众的阅读热情？大众好之，李敖为之，如此而已。

不过，在A片泛滥、色情行业极度发达的当下，不知道老李的这颗色情炸弹，还能换来多少眼球和台币？人类在感官刺激上已经过度支出，遭到了的惩罚就是对什么都厌倦，像古希腊神话里的纳西索斯，最后将在自恋中郁郁而终。

怎样写是李敖的权利，看不看或怎样看是大众的选择。说明社会多元化，越来越宽容，大家可以怀着了一颗平常心来看待。

——编者

江湖屡现色李敖

李敖之所以备受关注，除了其犀利文风及思想的敏锐、深邃之外，更由于他的“好色”与多情。他写了那么多书，但最喜欢的始终是女人。有人甚至为他统计出了“七段情”，每一任情人都是大美女。

李敖爱收藏裸女图，这在台湾社会几乎人人皆知。在当上“立法委员”后，他要求助理完成的第一项工作竟是遍寻美女图，挂满办公室。他说，每天和那些人见面，一定要有美女图才行，可以调剂平衡一下被污染的心情。

为反对台湾军购提案，李敖曾在“立法院”总质询中，当众秀出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年轻时期三点全露的照片。照片通过大屏幕播放，场内一阵惊呼，对手们歪着身子，目瞪口呆。

李敖一向怕坐飞机，好友陈文茜问他如何克服，他答：一上飞机就东张西望，找个漂亮的小姐锁定。一有三长两短，就抱住她，与美女同归于尽。陈文茜又问：那时候乱哄哄的，还来得及抱吗？他又答：“抱还来得及，脱衣服是来不及了。”

对外界质疑自己“每次都要求女主持人坐大腿”，李敖一派轻松地回应说：“男人的膝盖不能跪，但可以给美女坐。”

2001年李敖66岁生日，在电视节目上，一名全裸美女向李敖献上生日蛋糕，李敖当即笑着收下。

2007年6月，李敖因自己房内挂裸体美女图，被女儿说成是“色情狂”。



柏杨去了，李敖疯了

听说了两个消息，都与台湾相关，也都跟俺们酷评界的老前辈有关。一个是柏杨先生去世，一个是李敖兄玩“少儿不宜”。

现在的读者提柏杨先生，可能会想到他的《中国人史纲》和《白话资治通鉴》。不过倒退二十年前我上学的年代，大家追捧的是他老人家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今天许多有文化、没文化的人，批判传统和国民性时，动辄会提到“酱缸文化”，便是出自柏杨先生的那本书。记得当年读书里痛骂的国人陋习中，有公共场所中进出大门，前面的人不知给后面的人扶门这一条，看得自己甚是汗颜。从此每次出入商场、酒店大门，必小心翼翼看看身后是否还有别人，以免无意中再犯“丑陋”。

大陆文化人几十年追捧鲁迅，贻品文字和“鲁学”文章积存了不少。但要说近四十年来作家中谁真继承了鲁迅的文风，我看台湾的柏杨和李敖，还是要更货真价实一些。柏杨的文字和鲁迅比，可能稍许直白和粗放了一点，缺少鲁爷那种决绝下的机锋，但其殷殷之意，仍有一脉相承的地方。李敖倒是不缺机锋，可惜流于性情和文艺腔，终不过是一个睿智的“牛二”而已。

“80岁以上与未满18岁的人都不能看，看了要偷偷买



奶妈流淌着不及格的乳水

李敖和柏杨，都曾经是我的文字奶妈。柏杨突然走了，我有一刹那的黯然神伤。李敖出新书了，我有一刹那的嗷嗷待哺。但是李敖在新书发布会上声称，《虚拟的17岁》是一本分级的书，拒绝18岁以下80岁以上人士购买，并且声称每五六页就会有赤裸裸的性描写。宣言也好妙作也罢，我突然走路变得有点内八字。如你所知，内八字并不是我的生理特征。

内八字让我感觉别扭。这本书难道是李敖开始返老还童的灵魂纠缠？根据我一贯性感的思维，我猜测李敖试图用肉体纠缠来诉求灵魂的迷惑与指引，我也相信以李敖潇洒的文笔，一定会写得风生水起楚楚动人。我没看过这本书，不敢妄加评论。我只是对李敖用分级的写作方法感到惊讶，难道李敖一直熬到古稀之年，才悟出我菜刀门以色载道的文风？这一刹那我感觉到我的人品开始爆发，给我一个G点，我可以撬起整个文坛。

不过，我的小规模暧昧显然难敌李敖老师的大规模淫荡。在我少年的记忆中，我们那个年代的分级制，就是一些诸如《少女之心》之类的手抄

本。那个在无边黑夜里因赶抄手抄本弄得手指红肿的少年，如今对这些早已宠辱不惊，并且觉得那些粗糙的文字，远远不如劳伦斯那么优美细腻。但是在当时，看见那些泛黄的卷纸，就像东村拾粪大爷路遇好大一坨牛粪，惊慌伴着惊喜。我想说的是，所谓分级，只是掩耳盗铃。

同样的事情，由谁来做决定事情的性质。小凤仙要是找一个民工，扫黄就扫走了，她跟了蔡锷，就流芳千古。以李敖的身份写这本书，似乎这就不单单是一本黄书。事实上李敖的表情里更多的是玩世不恭。但是这不妨碍我讨厌这种分级制写作方式，而且我一厢情愿地认为，以一个古稀老头圆滑的文笔，怎么也无法细腻地抵达17岁少年内心深处那种特有的青草气息。

我宁愿认为李敖是个老顽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不像胡茵梦所说的那样，具有唐璜情结，他有时候就是个孩子。吾友弗洛伊德认为，儿童的“自我淫荡”是不需要任何外部世界的，当本能需要寻找一个外部对象而又做不到时，就可能在痛苦中发起向外部世界的冲击。这让我想起一个女生在网上臆想的行为冲击。她说：如果我变成男人，我就卖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瓶章光101倒在胳膊窝里，拼命长毛，长得浓密青青翠翠，然后我就光着膀子到处乱走，见一个人就挥一下手。

换个马甲分分级写作，其实是李敖吃错了药，他以为服的是黄芪，当归类的催奶药，其实吃下的是章光101。我的文字奶妈，这次流淌的是不及格的乳水。

都市放牛：现居南京。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，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，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，文字俏皮犀利。

新闻回放

4月26日，将届73岁的李敖发行一本作风非常大胆的情色小说自贺寿辰，书里虽然没有“图文并茂”，不过，36万字的情节绝对让人脸红心跳。

这部被外界批评为“情色文学”的长篇小说《虚拟的17岁》，讲述了一名17岁的少女脑部被植入芯片后，在一名67岁的智慧大师启发下，

展开一场灵魂与哲学的追寻之旅，书中包含有两人进行性爱的幻想情节。

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称，李敖把新书拿在手上，得意地说：“这里面有裸泳、有情色，所以我不适合你们播出。”这部小说的封面是引人遐想的清水半裸照，一翻开目录，连章节名称都让人脸红心跳。李敖透露说，每五六页就

有高潮迭起的内容，有偷窥欲的不会失望。

李敖也自动将新书列为限制级，加装封套并贴上限制级标签，强调“这是个限制级的，18岁以下跟80岁以上，都不能看。因为看了以后，他们会偷买伟哥”。记者问他：“里面有你自己的故事？”李敖说：“有。”

(据《国际先驱导报》)

老作家与色情狂



4月29日，一位我敬重的作家柏杨去世了，那之前几天，一位我喜欢的作家李敖出了书。柏杨一生崎岖，因漫画获罪，坐牢十年，此后出版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《中国人史纲》，终成正果，德艺双馨。而李敖一生更是传奇，泡女明星，骂国民党，坐黑牢房，再骂民进党，而其不变的风格则是一生好女人。

把两人放在一起写，就要给两人扯上点关系，回想一下，两人倒真有一段恩怨，

而这段恩怨竟也与女人扯上了关系。

李敖和柏杨都坐过国民党的黑牢，但如果谁说两人是“战友”，李敖准会跟他玩命。同样以文字获罪，李敖是国民党的眼中钉，而柏杨只不过无心插柳，翻译一段文字，曰“大力水手”买下一座小岛，准备搞父子竞选，结果被国民党下了文字狱，这与清朝的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如出一辙。李敖与柏杨，一个主动，一个被动，一个越战越勇，一个十年井绳，一个与蒋经国不共戴天，一个对蒋“总统”念念不忘，其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

柏杨被下狱之前，曾找李敖讨教坐牢经验，而李敖也很仗义，会同柏杨的妻子，想办法营救柏杨。这段历史，本可成为两位的友谊见证，鼓舞无数后生小子，但柏杨怀疑李敖泡了他的老婆，主动申请戴绿帽子，两人因此反目成仇。后来，柏杨对李敖落

井下石，而李敖频频大揭柏杨老底，两人快意恩仇，闹得颇不像话。

两人交恶，在我看来，与柏杨小心眼有关，但与李敖风流远播也难脱干系。李敖从不掩饰自己好色，自称喜欢长发长腿美女，曾与影星胡茵梦结婚又离婚，其得意之作《中国性研究》成为性器展览，晚年著作《上山上山爱》成为情色文学经典。令人敬佩的是，李大师68岁上小S的“康熙来了”，竟还带着17岁的高中女生，并声称是小女友。我怀疑他的新书《虚拟的17岁》，跟17岁小美女莫非有些隐约的缘分？

同样坐牢起家，柏杨虽属“被迫落草”，一旦有此资本，向来敞帚自珍，小心爱惜，逐渐成为大佬，各界逢年过节，或者政客履新，都要去拜拜码头。而李敖为老不尊，骂了国民党骂民进党，骂了蒋介石骂蒋经国，骂了李登

辉骂陈水扁，这样不省事，谁还会给你立山头造牌坊？且此老嬉皮笑脸，以善霸自居，打官司成瘾，看色情图片，泡美女妹妹。这还不算，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把风流艳事写在小说里，为孩子家长所怒。这样一对比，即可发现，李敖具备成圣的最好资质，却执意当一个老流氓，与柏杨实不是一路人。

对柏杨来说，著作等身，成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，及高寿而终，海内外怀念者众，确实不负一生，而李敖争民主，主争自由，爱美女爱官司，一心要当色情狂，也算心想事成。从世俗的成败眼光来看，两人各得其所，都算成功人士，可告慰今生了。当下后生说起两位大佬，各取所需，褒贬彼此，是他们的自由，所谓“淫者见淫”者也。

潘采夫：现居北京。生于农村，长在小城，学在省城，现在京城摆摊卖报。毕业八年，正从事第八个工作。